

史地小叢書

希臘文化東漸史

原隨園著

楊鍊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希臘文化東漸史

(印度文化與希臘及西南亞細亞文化之交流)

一 序言

觀察歷史，有二立場。一就事物特異的狀態而觀之，一將變化的事物，究其根源而使之還元。蓋歷史有特殊性及法則性，偏重何者，則其立場即相異。一在窮究歷史的特殊相，惟難免不爲變化諸相所迷惑。他則因急於歸納同類的表相，而無暇察及特殊相。即在考察各民族固有文化的交流時，亦有置重於相互的關聯與影響者，亦有置重於相互的獨自開展者。對於歷史的觀察法，即由此二傾向所成。

自古來部族之對立，彼等即於相互關係交涉之間，而各各互相影響，互相感應；同時，獨自之性格，亦自然發露。此即歷史之流所現之姿態也。因此，欲如尺度之準確而抽出其關係，殊非易事；縱有可能，亦屬例外。然欲否認其關係的存在，則又覺不妥。

一方面爲亞細亞之古典世界，他方面則爲歐洲的古典世界，並與介在其間的西南亞細亞，有文化之交流。然而除有形之物以外，例如學術，文學，宗教等部門，欲斷定兩者關係而無誤殊屬困難。既不許單從表面的類比，而臆斷，則惟有於一見無奇自然發展之間，而認取冥冥之

影響而已。此即交流問題諸說紛紜之原因也。

例如希羅多德 (Herodotos) 言：希波克來的 (Hepokleides) 因不合禮之跳舞而不迎娶。加太喀 (Jataka) 亦有類似之話，而主人公則爲孔雀。此二傳說，究竟何者爲根源，却成問題。又如波斯王大流士 (Dareios)，向英塔法尼斯 (Intaphernes) 之妻言，欲自其夫，孩子，妻兄弟之中，恕其一人之命，其妻答以夫與子固可領賜，但已無父母，乞恕其兄弟之命，此乞救兄弟生命的話，和希羅多德之言相類似者，有羅摩衍那 (Ramāyana) (譯者按：元曲楚昭公疏者下船劇，亦與之類似)。其他若舊約所記所羅門 (Solomon)，判別爭子二婦孰爲真母之事，其裁斷之法，固有不同，但亦與加太喀相類者。

就此一事，或謂源於印度，或謂源於希臘，或謂源於猶太。須知此等傳說與逸聞之類，富有移動性，不爲時間空間所限制的。因此，若不能檢出印度以及希臘的固有特點，則決定困難，有時或許由其他通同的根源所引出亦未可知。惟由此僅想像其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之可能，不能徑直決定以爲是各別的自然發生。或如基督教的洗禮和佛教的灌頂，大概二者都由於沐浴習慣而來。或以未來世界的菩薩彌勒 (Maitreya)，是否受西方彌賽亞 (Messiah) 思想的誘導，皆難明確。因之，此種類比，若直認爲交流的結果，便不能無疑。關於一般文化的交流問題，常常逢着這樣的困難。

文化的交流問題，既然如此複雜困難，何者爲本，何者爲末，不是輕輕可以解決的。縱然

有時能够辨別年代的前後，也不能便依此決定其本末關係。況且紀年不明的印度古代文明，欲知其和西方文明的關係，更覺難之尤難。筆者不通印度學，所僅能爲的，是東西交涉史，述希臘風 (Hellenism) 文明如何進入東方，及位於希臘印度之間的波斯歷史。

二 印度與西方之交通路

在考慮文化之交流以前，一述印度與西方之交通路。

進入印度 (Indos) 河流域，因西方橫亙蘇利曼 (Suliman) 山脈，故僅有北中南三路可通。北路由可不里 (Kabul) 河流域，中路由堪達哈爾 (Kandahār 即古之犍陀羅)，入伊斯邁·汗 (Ismail Khām) 的婆蘭 (Bolan) 山道，南路由木俱蘭 (Makran) 至三角洲的喀喇蚩 (Karāchi)。此爲地勢上必然的制約，不問平時或戰時，在交通上，自古迄今，未有變更。英國爲拒據以上三要道，維持印度，勢非死守阿富汗 (Afghanistan) 不可。

三路之中，以由可不里流域的陸道爲最重要；不問是由伊蘭 (Iran) 大夏 (Baktria) 或中亞等方面來的，都應由此進入西北印度。從梵衍那 (Bāmiyan) 沿可不里流域而入白沙瓦 (Peshawar)，更分二道，但攻軍所常越者，爲開伯爾山道 (Khaiber Pass)。

由喀布爾南經鶴悉那 (Ghazna) 而聯絡堪達哈爾之道，是縱亙阿富汗南北的幹線，據聞亞歷山大王 (Alexandres) 曾由此通過。

可不里似在玄奘三藏以前隊商路之南，但由其附近經梵衍那至巴里黑 (Balkh) ——古名 Baktra。或由堪達哈爾經哈烈 (Herat) 而往木鹿 (Merv)，便達古之大夏。

更由大夏往兩河地方 (Mesopotamia) 途徑，係由接近阿富汗國境的麥什得 (Meshed) 經乃沙不耳 (Nishapur)，沿厄爾布魯士 (Elburz) 山脈的南麓，通過薩魯得 (Sahrud) 擔寒 (Damghan) 塞姆南 (Semnan)，橫斷腓魯茲·庫 (Firuz Kuh) 西進，而由德黑蘭 (Teheran) 達哈馬丹 (Hamadan)。

哈馬丹為昔日的遏伯他那 (Ekbatana)，在德黑蘭附近，往日曾有拉伽夷 (Ragai 或 Rai) 市的繁榮。在腓魯茲·庫附近，有從前的「裏海之門」 (Portae Caspian)，而薩魯得附近，為古安息 (Parthia) 都之「百門之市」 (Hekatompylos)，麥什得則為昔之蘇西亞 (Susia)。雖有若干變化，但亞歷山大王遠征的主要道路，仍舊是現在的交通路。(但遠征之時，是由百門之市而出赫爾開尼亞 Hyrkania 即今陀拔斯單 Tabaristan 方面的。) 遏伯他那自昔即為交通的分歧點。

第一是經康格瓦 (Kangawar, 古 Konkobar) 俾斯通 (Bistun) 乞里曼沙杭 (Kirmanshāhan) 而出克耳喀 (Kerkha) 河之上流，由此下塞格羅斯 (Zagros 即 Pushti Kuh) 越呼爾旺 (Hulwan, 古 Callone Chala)，沿提耶拉 (Diyala) 河流域而達報達 (Bagdad)。在報達附近，昔有塞留西亞 (Seleukeia) 或斯賓 (Ktesiphon) 的繁榮，此為主要通路之一。

第二是經布魯其爾 (Buruird) 而向狄士孚爾 (Dizful) 之道，古昔之蘇撒 (Susa) 卽在其附近。

第三是通亞塞爾拜然 (Azerbaijan 古 Armenia) 地方之道，由德黑蘭經可疾云 (Tazvin)，一沿沙飛河 (Safid Rud 卽白河) 流域而至拉希占 (Lahijan)，一出裏海沿岸的恩昔利 (Enze-i)。

亞歷山大王巴比倫 (Babylon) 之凱旋，是由印度河三角洲前端巴他拉 (Pattala) 地方，歷經該得羅西亞 (Gedrosia) 喀馬尼亞 (Karmania) 佩西坡利 (Persepolis) 等處。此道須經木俱蘭 喀馬尼亞等沙漠，其行軍之困難，可以測知，惟今由來來思單 (Laristan) 的本德爾阿拔斯 (Bandarabbas) 直至十六世紀，仍名Gomrun，經尼里茲 (Niriz) 湖而達設刺子 (Shiraz) 在古之佩西坡利 (Persepolis 附近)，由此可從北方葉士德哈斯 (Yezdhašt) 越伊思巴罕 (Ispahan) 到遏伯他那，或可進抵西北的瑣細安那 (Susiana)。

以上所述，係印度向西兩河地方的主要陸路，惟由兩河地方，打開小亞細亞敘利亞方面的交通。

試言與地中海地方貿易，其中心爲他得摩爾 (Tadmor 古 Palmyra)，所羅門所建的市。由此而出大馬色 (Damaskos) 提羅斯 (Tyros)。

欲達小亞細亞時，應溯航於幼發拉的 (Euphrates) 河，經比勒及克 (Biredjik 古之 Kār-

kenish 附近)，或出開薩里埃 (Kaisarieh 古名 Mazaka，後稱 Caesarea)，或至科尼亞 (Koniam 附近)。前者即沿哈利斯 (Halys) 河，或經昂哥拉 (Angora) 而出西諾比 (Sinope)；若由後者，則分三道，一出桑格里亞斯 (Sangarios) 河流域。一至海爾摩斯 (Hermos) 流域，一達米安得羅 (Meandros) 流域。蓋尼開亞 (Nicaea) 尼可米底亞 (Nicomedia) 或撒狄 (Sardes) 瑪格尼西亞 (Magnesia) 士美拿 (Smyrna) 或以弗所 (Ephesus) 米利都 (Miletos) 等古代都市，為各流域所屬。若是，西與地中海地方相聯絡。

黑海東岸，因有法西斯 (Phasis) 狄奧斯考里亞 (Dioskourias) 等市，故得完成北去印度之道。蓋由此陸行五日，即抵裏海 (Mare Hyrcanum) 的基羅斯 (Kynos) 河口，渡海到達縛蜀 (Oxos) 河流域，更閱七日，即至印度。據斯特拉波 (Strabon) 云：此道為亞歷山大王遠征時所知，因此，甚多貨物，似係來自印度方面者。但恐彼為自古以來的通路，且不僅印度貨物，即由中亞方面所來之貨物，特此通路，亦較容易運輸。

由印度河口通達海上，亦為一要路。按索科特拉 (Sokotra) 一島名，當係來自梵文 (Sanskrit) 之 Dvipa Sukhatara 者。然則可知印度人早已進出於紅海方面了。且在「幸福的阿剌伯」(Arabia Eudaimon; Arabia Felix) 之市中，有那迦拉 (Nagara) 之印度名，或傳為世襲職業階級的存在，但拉孫 (Lassen) 以為多半是印度人的殖民。據愛里特拉海周航記 (Periplus tes Erythras thalasses) 載：其地因有印度人和埃及人交易貨物，故遺有「幸福的阿剌伯」之名。

稱。此地，即今之亞丁 (Aden)，而舊約所云之伊甸 (Eden)，想即此地。以印度之，至少曾來往此地。

據愛里特拉海周航記：由阿剌伯方面至印度的海上交通路，在紅海有木薩 (Muza 今 Mocha)，紅海入口處，有奧西里斯 (Ocelis)，由亞丁而東，有加那 (Cana 今 Hish Ghorab)，更東有莫斯加 (Moscha 今 Khor Reiri) 等港，此等港灣，和印度河口的巴里孔 (Barbarikon) 及其東南的巴里迦薩 (Barygaza) 相交通。

若和紅海方面發生交通，則和波斯灣方面的交通，無疑地，早就開拓了。在木俱蘭地方，有俄拉埃 (Oraea 今 Soumiani 灣地方)，更從灣之入口六日里程處，復有翁馬那 (Ommana 現有諸說，難以決定)，而於波斯灣頭，則有阿波羅哥斯 (Apollogos 即薩拉森 Sarasin 時代之 Obollah)。

根據此等海上交通，司掌與東方貿易者，最初似爲腓尼基人 (Phoinikia)。據希羅多德言：彼等初居紅海地方，經營自然貿易。在波斯灣的阿剌伯方面，有提羅斯阿瓦得 (Arados or Arvad) 等島嶼，而斯特拉波謂彼等以殖民呼作母國都市之名。恐即彼等經營貿易的根據地。其附近的基拉 (Gerra)，爲來自巴比倫的迦勒底人 (Chaldaeans) 所建，此地是搬運阿剌伯貨物至巴比倫海陸兩方的銜接地點。大概彼等在海上亦曾與印度交通者。

至西元後一世紀中頃，海上交通，因希帕羅斯 (Hippalos) 再發見季節風，減縮航海日數，

於是盛極一時；至於陸上，復因政治不安，使海路交通，益得發展。蓋不僅印度河河口地方如此，即經由南方的達米里克 (Damirike 或 Limyrike) 而至托勒密 (Ptolemy or Ptolemaios) 或普林尼 (Pliny or Plinius) 時，由馬拉迦 (Maragha) 向印度內地貿易，亦極繁盛。

三 印度與西方之貿易貨物

東西文化，依上述之交通路，由海陸兩方接觸交流。雖其交通時有消長，但迄未間斷，殆無疑義。就其貿易貨物，亦可推知。其由印度方面輸入西方者，計有金、銀、寶石、白檀、象牙、猿、孔雀等物。

在西元前十世紀所羅門之際，已有交涉，故希伯來語中，有起源於東方之貨物名。例如：

孔雀	Heb. Thuki	Tamil, Tokai
蘆薈	Heb. Almug	Sanskrit, Volgu
猿	Heb. Kophu	Sanskrit, Kopi
象牙	Heb. Hib shen habbin	Sanskrit, ibhadonta
象齒	Heb. Ibha	Sanskrit, habbin
	Gr. El-epha-s	
棉	Heb. Karpas	Sanskrit, Kārpāra

又見亞述 (Assyria) 夏瑪那撒第 III (Salmannassar III. 858—824 B. C.) 刻於黑色石幢 (Obelisk) 上之猿像，明帶亞細亞的色彩；兩峯的駱駝，想係大夏之物。相傳此爲尼尼微 (Nineveh) 東北山中阿美尼亞 (Armenia) 人莫士利 (Muzri) 人的貢物，因之，或許超越痕都庫什 (Hindu Kush) 而來的。

據希羅多德言：獵犬也是印度的名產；而提西亞斯 (Ktesias) 說獵犬大如獅子，用以獵獅。負傷部之綳帶，和裹木乃伊的布條，稱爲 Sindōn byssinēs。此即亞麻織成之布。其中所以特別限定石棉 (byssos) 者，殆以 Sindōn 指棉布，藉以區別亞麻布耳。要之，Sindōn 一語，來自梵文的 Sindha，可知棉布早由印度傳來。惟據希羅多德言：印度產有美利羊毛之生毛樹木，用以製衣，按此明係棉花和棉布之意。然彼無特別的稱呼。

又希羅多德言：桂 (Kassia) 肉桂 (Kinnamon) 乳香 (Libanotos) 沒藥 (Smyrnē) 松脂 (Ledanos) 等物，則特阿剌伯人供給，惟其中除去沒藥一項，餘皆非阿剌伯產。然亦未必即爲印度特產，例如乳香，產於哀提伯 (Ethiopia 即阿比西尼亞) 方面者。惟以經歷中間商人之手，因對於東方之知識，不甚明確，遂盡信此物是由印度輸入。此等香木，爲埃及及巴比倫敘利亞等祭壇所用，相傳在迦勒底 (Chaldaea) 的貝爾 (Bel) 大祭壇，年耗乳香一千磅。

寶石類，想亦爲印度名產，周航記中，盛載其貿易事。金剛石昔爲印度產。提西亞斯記述

瑪瑙之類，產於印度，紅色寶石，見於波斯宮廷。其他若名刀之輸入，肉桂之油 (Karpion, Myrrodoron) 以及動物之象、鳥 (Dikairos) 等物，皆係輸入者。

尼亞科斯 (Nearchos) 記述絲綢 (Serika) 之貿易情形，是和鐵一同從中國輸入的。鐵以中國產者為最佳，所以普林尼言安息之鐵良，惟傳如是之遠東物品，亦係從印度輸入西方者。其他若寶石、馬、驢、毛皮之類，皆由中亞經大夏西渡者。

羅馬時代，人民生活流於奢侈，貪享東方異國風物，由印度方面的輸入品亦大增。普林尼周航記等均有記載，再據西元後二世紀末葉亞歷山大王的「輸入品課稅種目」，當更明瞭。

例如：

1. 寶石類

金剛石	(Adamas)	紅縞瑪瑙	(Sardonyx)
石榴石	(Alabanda)	翠玉	(Emerald)
綠玉石	(Beryl)	青玉	(Sapphire)
牻牛苗屬	(Ceranium)	眞珠	
雪花石膏	(Onyx Arabicus)	瑇瑁	
瑠璃	(Lapis Lazuli)	象牙	

2. 藥品香料類

蘆薈

(Aloe)

阿魏

(Asafoetida) 臭香苦味的樹脂

白豆蔻

(Amomum)

乳香

楓子香

(Galbanum)

乳香類各種乾燥之葉

(Malabathrum)

生姜

(Ginger)

糖

香

(Incense Gum)

沒藥

小豆蔻

(Cardamom)

香膏

(Spikenard)

丁香

(Caryophyllon)

甘松

(Nard)

桂

胡椒

(Pepper)

肉桂

香料的一種

(Stacte)

灌木根所製之香料 (Costum)

沈香

(Agallochum)

3. 染料

深紅色染料 (Las)

胭脂蟲分泌於樹枝上的樹脂狀分泌物

赤紫色染料 (Facus)

地衣類植物

4. 織物

亞麻布

羊毛

洋紗

(Muslins)

絹

棉布

5. 金屬

印度鐵

6. 動物

虎

獅子

豹 (Leopard & Panther)

奴隸

(以上各物，爲集積於亞歷山大里亞而送往西方者。至於印度以外的產物，自亦包含在內。)

觀此可知羅馬人生活之一端，惟動物之類，係供演戲之用。相傳藥品輸入，因而促進西歐醫術。

據普林尼言：此等輸入羅馬者，較輸出數百倍；每年有五億 *sesterce* (約合四千四百萬圓) 之金，流入印度。周航記中，明記各處有羅馬貨幣的流通，由此可知普林尼之言，未必虛僞。且實際上亦見有羅馬貨幣出土，能推測當時商情的隆盛也。

至於由西輸入印度方面的貨物早已從該得羅西亞方面移住者，帶了牛、山羊、羊、駱駝、驢、馬等家畜及各種飲料，一同輸入了。銅、鉛、錫之類，亦有輸入；且有作顏料的蘇合香 (*Storax*) 錐類 (*Artemisia*) 砒素、紅色顏料 (*Sandarac*) 係由 *Sandarac-tree* 滲出一種之樹

脂)等物。珊瑚亦從波斯灣阿剌伯海 (Arabian Sea)方面輸入。綠玉 (Chrysolith)則由哀提伯購入，並購紅縞瑪瑙。植物甚豐富，乳香或酒類，尤以意大利酒，爲重要的輸入品。周航記所載的衣服類，大約是和帶子作爲加工品輸入的。

在這樣東西交通之間，不僅貨物，一般文化，不必說，也得流通的。印度的字母，分 Brāhmī 和 Kharoshthī 兩種式樣。前者行於南方及錫蘭 (Ceylon) 後者發於西北印度。二者皆自右左書當起源於塞姆系。前者是傳西元前九世紀中葉的腓尼基式，恐係從兩河地方和海上貿易一同輸入的。後者在西元前六世紀頃，即西北印度歸屬波斯治下時傳來的阿拉美克 (Aramaic) 發其端，直至前三世紀，因欲表示印度的發音，曾略加改變，整其系統，及至西元後三世紀時，便十分發達了。

這樣看來，因物質的交易，故自古即接續維持其交通，而一般文化，也廣汎的交流，這當然可以理解出來的。

四 希臘人關於印度之知識

把東方傳來的貨物，漫然說是來自印度，這究竟因西方人缺乏印度知識的緣故。然則古代希臘人對於印度知識是怎樣呢？

在希臘文獻中，最初用印度一名的，是西元前六世紀的希克泰阿斯 (Hekataios or Hecata-

gens)。惜今僅存斷片；吾人閱過希羅多德的記述，方知印度的詳情。

以前著作家，例如荷馬 (Homeros or Homer)，連印度的地理概念，都感缺如。奧多西亞 (Odysseia) 說愛倫 (Ereboi) 是印度人種的名稱，此種古註釋，亦別無確證可尋。又以爲哀提伯是分作日沒處哀提伯和日出處哀提伯的。所謂哀提伯人，是指「焦色」 (aitō-ōps) 黑人之意。因彼居於世界的東西兩端，故當爲從模糊中傳聞印度人之事者，雖屬臆測，不能不作此想也。

文獻所載希臘人初至印度者，爲喀里安達 (Karyanda) 人斯基拉克斯 (Skylax)。相傳彼原仕於波斯王大流士 (Dareios Hydaspes) 朝中，後奉命於西元前五〇六年，由帕克提克 (Paktyke) 國的卡斯 (Kaspatyros) 市出發，東航於印度河以出海，航海於西方凡三十個月，腓尼基人以埃及王之使者資格，由利比亞 (Libya) 到達而歸還於同一地點。關於出發地問題，或謂可里，或謂克什米爾 (Kashmir)，總之，不問何地，皆不能視爲由其地向東舟行者，難得適確的指示。況且斯基拉克斯自身無報告，僅據希羅多德之記載，此點亦不能無疑。然此次旅行，因而交通發達，擴大地理知識，同時，歡迎異國情味和好奇之心，出於地誌者多，實爲刺戟愛奧尼亞 (Ionia) 作家的大事件。

足稱此等地誌作家之雄者，爲前述米利都的希克泰阿斯，在其所著世界地誌 (Periodos Ges) 中，曾傳印度的喀喇提亞 (Kalattai) 人奧庇亞 (Opiai) 人健陀羅 (Gandarai) 人阿爾干提

(Argante) 市卡斯巴比羅 (Kaspapyros) 市等等。最後一市名，似可比定爲斯基拉克斯的卡斯巴提羅市。彼是否到過印度，固不能知，但曾旅行埃及小亞細亞等地，故所記有生地錦屬的植物 (Quinaria)，產於印度河附近，由此可知其具有印度的相常識。要之，自從斯基拉克斯旅行之後，值得注目的，是使印度事況，略爲明顯，從而惹起一般人的興味。

希羅多德亦未親到印度，僅參照黑克泰阿斯及其他著作，得以詳述印度的事情。其書記載印度的地域、氣候、住民、習俗、動植物等，至此，始明示希臘人關於印度的一般知識。自以降，關於印度的見聞，雖是間接的，但逐漸擴大了。在其中間的波斯，因勢力擴大遂與印度關係緊密，此不外對於東方貨物的興味，越發增進罷了。

至四世紀時，有和色諾芬 (Xenophon) 同時代提西亞斯。彼生於尼多斯島 (Knidos)，任波斯王阿塔薛西斯 (Artaxerxes Mnemon) 的御醫凡十七年。其間雖未親到印度，但因和波斯人印度人時相接近，所以見聞頗廣。氏著有世界地誌 (Periodos 或稱 Periplos 和 Periëgisis) 波斯誌 (Persika) 印度誌 (Indika) 等書。氏之意圖，在廣集異聞而不求準確，且有奇怪俗說，攙雜其間。因此，古來對氏之記事，都不置信。然而彼與庇古米或基那開法羅的對話，及貢象波斯的故事等，未必可以擯斥者。惟在此可以看出在四世紀前半時代，印度之於希臘人，以爲遙遠異邦，猶之另一世界，很少有直接交涉者。

其他關於記載印度的著作家亦很多。例如希拉尼科斯 (Hellanikos) 阿布底拉 (Abdera)

的狄摩克里圖 (Demokritos) 及大馬斯提 (Damastes) 色諾芬埃福羅斯 (Ephoros) 帖阿彭坡斯 (Theopompas) 等皆是。但諸人所著內容，皆不過複述前人所已言者而已。卽如亞理斯多德 (Aristoteles or Aristotle) 所根據者，有係希羅多德，有係提西亞斯。其成功，在能匡正此等記載的不合理。

由此可知古代希臘人對於印度的見聞，異常熱烈。自從亞歷山大王東征之後，使希臘人得到直接和印度人接觸的機會，從這點說，在希臘人是頗有重大意義的。於描寫夢幻中的神話國家，因此可以體驗得現實之姿了。

扈從亞歷山大王遠征的人們中，計有尼亞科斯奧尼西克里圖 (Onesikritos) 拜頓 (Baiton) 狄奧格奈圖 (Diognetos) 亞理斯托布羅 (Aristoboulos) 喀利斯梯尼 (Kalisthenes) 等，諸人各有記錄。惜皆散佚，僅存斷片。

然在底雅多孤 (Diadochoi) 時代諸君主，繼承亞歷山大王之志，或則企圖經略印度，或則與之發生友誼的交涉。其時，此等和平使者久留印度，言其概爲目擊者。

塞留哥 (Seleukos Nikator) 曾遣美格斯梯尼 (Megasthenes) 至賞陀羅葛多 (Sandrakottos, Sandrakottos, Sandrakottes, Candraguptes) 之處，而賞陀羅葛多之子亞利特羅喀底 (Alitrochades, Bindusara) 亦派台馬科斯 (Deimachos) 至帕林波特拉市 (Palimbothra, Palaliputra, 今爲 Patna) 滯留頗久。又埃及多利買·菲拉德爾福斯 (Ptolemaios Philadelphos) 的使者狄奧